

好想长大

● 刘源春 著

HAOXIANGZHANGDA

内蒙



刘源春 著

好想长大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想长大/刘源春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11

ISBN 7-204-04681-1

I. 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605 号

好想长大

刘源春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10 千 插页:2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204-04681-1/I·860 定价:13.80 元

故事梗概

正值初一的学生，青春的情怀初绽，那颗想要长大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跳动的激烈，他们已再没有了童年时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稚气，也不再甘心把自己当做小孩子看待，一种要与成人平等相待的感觉越来越在他们的心中膨胀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文中的一幕幕：离家出走、青春萌动、赞助同龄人一道成长。

八个充满青春幻想的少男少女在初探社会的曲曲折折的过程中，他们成熟长大起来，终于明白了：自己应当完成学业、羽翼丰满后，才能真正地独立于社会。

自得其乐

(代序)

今早起来,我就抓紧长篇小说《好想长大》的最后润色!终于全部改成,于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完全定稿了!

多么艰难的长篇写作呀!几乎断断续续地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这才将我“想为这一代初中生成长之不易写点什么,从而为当今的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特别是千千万万的初中学生提供一点有益的思索和成功的裨益”的一桩心愿了却!

21万多字,绝大多数是利用双休日写出来的,有时一天5000多字,两天恰好万字左右!但,不少星期天仍有公务,当然只得坚持“公”字当头!少量则是利用晚上挤出来的时间,这不是自己偷懒怕熬夜(早几年我熬的夜,真是太多太多了),实在是等女儿放学回来吃晚饭太迟了,再写就委实太晚太晚了;加之又年近天命,身体状况也远不如早几年那样可以硬拼蛮干了!去年一年,实际上有好几个月无奈搁笔,工作太忙,再无精力去构思和营造我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直到今年春节以后,我才自加压力,不断催促自己,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快写!快写!终于,将这个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

的“娃娃”给生了下来！

可是，写出来了，不等于就能发表和出版，这又要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周折！写书难，难于上青天！出书则更难，难似下地狱！然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闯惯了“鬼门关”的人，再闯也就毫无畏惧了！

昨天上午，正在进行最后写作的时候，有朋友来车央我出去帮其办事，朋友情面难却，却也以实相告：你打断了我最后的冲刺，你承担不起这个损失呵！可朋友说，你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能大笔大笔地赚进钱来吗？赚不到钱，你辛辛苦苦、良孜良孜地整天折磨自己干什么？

我朝他一笑，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没有回答！我知道朋友是一片好心，体惜我，他说的也确是如今社会上正流行的一句大实话。然而，于我，也确乎是无法回答他！我也无须回答他！他懂我，却帮不了我，答之又有何用！他不懂我，即使可以富助我，答之又有何义！

呜乎！为人一世，自各有其志，各有其好，各有其趣，认定自己的路，永不回头地走下去，这才是人生之大志气！因此，何苦又要去顾虑别人对你怎么看、怎么说呢？

我就是我！一个为写作永不知寂寞倦乏的我，一个永在苦中自寻其乐的我！

我的《好想长大》终于写成了，其乐无穷也！

这，也就足够了！

刘源春

1999年7月5日于常州翠竹居

目 录

一、突发事件	(1)
二、内外大战	(7)
三、目瞪口呆	(13)
四、父子冲突	(18)
五、真假难辨	(23)
六、课堂烽火	(29)
七、娇女侠心	(35)
八、营救行动	(40)
九、各有苦衷	(49)
十、远走高飞	(56)
十一、或甜或苦	(61)
十二、亦喜亦怒	(71)
十三、想家心切	(80)
十四、悔恨不已	(91)
十五、男孩义气	(100)
十六、女孩心肠	(109)
十七、早熟现象	(116)
十八、大祸临头	(123)

十九、拒绝陪玩	(131)
二十、救援失败	(139)
二十一、紧急报警	(147)
二十二、碰上好人	(154)
二十三、两代磨合	(162)
二十四、一波三折	(168)
二十五、柳暗花明	(179)
二十六、笨鸟先飞	(187)
二十七、情感波涌	(194)
二十八、头等秘密	(201)
二十九、走出雷区	(211)
三十、战胜自我	(219)
三十一、钟情那英	(225)
三十二、忍痛割爱	(233)
三十三、追星情结	(243)
三十四、单骑搏浪	(253)
三十五、情系乡村	(263)
三十六、夜宿情深	(273)
三十七、病苦何惧	(281)
三十八、同学真挚	(292)
三十九、最后冲刺	(302)
四十、纪念碑下	(312)
四十一、英雄故事	(318)
四十二、壮丽青春	(326)



突发事件

十三年前，有八对新婚夫妇在同一年前前后后搬进了运河市道北新村新落成的第35幢大楼。这是一幢没有单元的古典式大楼，六层，每层四户。那一年，这幢大楼也真够热闹的，因为，平均每三户就有一户是新婚人家，隔不了一月二月的，楼里便噼哩啪啦地响起了喜庆的鞭炮，仿佛是存心要将这幢崭新的大楼给炸翻了似的！

如今，这幢大楼楼前的一块绿化三角地上，一片茂茂盛盛的杉树已长得有四层楼那么高了，郁郁葱葱的，便俨然成了一方风景宜人的杉树林。楼房的西侧同样也是一片浓荫蔽人的杉树林，杉树林的林边则是一排枝繁叶茂的紫荆花树，从每年的六月里开始，便红红火火地开出一树又一树艳丽夺目的蝴蝶般飞舞的花朵来，一茬凋落了又热热闹闹地绽放出一茬，接连几个月都不见丝毫衰败。

照理说，杉林紫荆环抱，绿树红葩掩映，这二十四户人家居住在这里，算得是再幽静优雅、再怡然舒适不过的了。可是，世上竟有那许多的事情却偏偏不肯尽如人意，由于当年那八对新婚夫妇为这幢大楼一下子增添了八条小生命，于是，这一天天长大起来的八个新人便又把这幢大楼给闹得再也没了个让人安生的日子了！

“嘟……嘟……”十月里的一天下午，这幢大楼里的四楼402室人家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这家主妇急急忙忙地跑到电话机旁，

拎起电话筒，轻声柔气地问：“喂，您是……”

“我是易一同学的班主任。请问，您是他的妈妈吗？”

“是呀，是呀。我就是易一的妈妈呀！”主妇连忙答道，“您是陈老师吧？啊，陈老师，开学一个多月了，因为忙，也没去拜望您，不好意思了。您最近好吗？噢……陈老师，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您儿子今天一天没有到学校来上课，我是怕他病了，就特地打个电话来问一下。什么……啊，他没在家？噢……不不不，他今天确实确实没有到学校来上课！”

易一的妈妈张兰琴发憷了：“这怎么会呢？他今天一早就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呀！陈老师，这孩子一向都是很守规矩的，从来不调皮，不讨人厌，学习上也是刻刻苦苦、认认真真，这些您是比我还清楚的！可是，今天，他会到哪里去呢？总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被车撞了？被人绑架了？不会吧，他从来都不瞎穿马路，他身上也没有钱，绑架他干吗呢？陈老师，您可得帮我找找呀。我现在马上就出去寻寻，看他会不会到他的奶奶家去，有一次放学回来晚了，就是有人带信给我说是奶奶叫他去的。”

易一的母亲刚一走出楼梯口，就撞上了住在三楼 304 室的寿授的母亲陈婷。今年七八月间，她们因为各自孩子的升学问题，互相之间有了一些芥蒂，至今碰到了都还有些尴尬。但，不知是张兰琴因为儿子易一天没有去上课而急的，还是因为陈婷此时也急急冲冲地正为着什么事情在犯着愁的原故，两个女人居然同时抬起头来，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家小祖宗不知到哪里去了！”

两人便都诧异，怎么这样巧，两家孩子竟然全都没有上学去！张兰琴便抢在前头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儿子今天没有去上学？”

陈婷红了眼圈,又急又气道:“刚才寿授班级的班主任打电话来寻问的。我一搁下电话,就赶紧出了门,想到他叔叔家去找找呢!”

两个女人正这么嚷嚷着,咚咚咚的,五楼 501 室的杜度家父亲杜造时也闻声从楼梯上奔了下来。慌慌忙忙地叫道:“撞到一起去了!撞到一起去了!我们家的小爹爹也不见了。他学校的班主任已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忙着哪,抽不开身来问这件事。这不,听到你们在楼下直吵吵,直吵吵,我才突然记起我家小爹爹也不见了的事!这不怪了么?怎么他们都一齐不见了呢?”

直到傍晚时分,四个女孩子——六楼 603 室的舒抒、五楼 502 室的南楠、三楼 303 室的任壬和一楼 101 室的嘉佳的父母们一齐大叫“孩子不见了”之后,大家才好像察觉到了一个共同的不妙:孩子失踪了!

这些孩子原来都是在同一个小学——运河市道北街小学同一个班的同学,虽然他们现在都分散进了本市的各个中学,已经不在同一个学校,但放学后,几个孩子还是常常聚到一起,关系很密切。今天一定是密谋策划了一个“统一行动”!唉,现在的孩子们,全不把大人对他们的操心放在眼里,异想天开的,想着要什么就非应着个什么,否则,便一不做二不休,非弄得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不可!这样子下去,还得了吗?

七个孩子失踪了,便将整幢大楼闹得像麻鸽子翻了船!四面八方,该打听的人都已经打听过了,该寻找的地方也都已寻找过了,然而,就是不见一个孩子的踪影。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全都惊动了,可哪儿也没有发现这些孩子的蛛丝马迹。有的人家已到电视台去发出寻人条幅字幕,有的则在广播电台播出了寻

人启事，一时间，整个运河市都被闹了个沸反盈天！这七户人家的家长们全都纷纷乱乱的，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倒还是六楼舒抒的父亲舒之匀头脑冷静！难怪，他也是个老师，成年累月地做孩子王，仿佛对付这类棘手的事情也特别有经验似的，他说：“大家先别乱糟糟地瞎哄哄，只要是七个孩子都不见了，他们就可能是个‘共同行动’，既然是共同行动，那么，你们就别担心他们个人一时半会出什么大事！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安静下来，大家好好地回忆一下，最近，他们之间有谁发生过什么异常现象没有？”

被舒之匀这么一说，大家果然全都平静了下来。可是，想来想去，都说他们各自家中近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对孩子有影响的事情，也未曾发现孩子本人有过什么反常的言谈和举动。

“那么，他们跟自己的同学，或者小朋友之间有过什么联系没有呢？”舒之匀又问，“噢，对了，我们这幢楼升初中的同龄孩子有八个呀！现在失踪了七个，那还有一个二楼的权拳哪，权拳这孩子在家吗？咦，这么热闹的事儿，怎么没有看见权拳家爸爸权大个出来关心过问一下呢？”

仿佛是被提醒了似的，其余的六个孩子的家长立即“噢”地一声，是呀，那权家的小子平时力大为王，几个孩子全都得听他的，唯独见了舒抒才像个瘟猫似地不吭一声，今天为什么不见这权家的人露一露头呢？

任壬的爸爸任同光便猛一拍自己的后脑勺子：“哎，看我们急的，都急昏了头啦！走，上二楼，问问权家小子去，看他可知道一点什么瓜葛？”说完，拔腿便向二楼上冲。

家长们全都跟上了二楼。一时间，二楼的外走廊上全都挤满

了人，叽叽喳喳的一片嚷闹声。

嘭嘭嘭，嘭嘭嘭。203室的大门都快被敲破了，屋里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大家这才垂头丧气地摇着失望的脑袋瓜子，纷纷杂杂、无精打采地重又走下了楼去。大家心里清楚，权大个和他的妻子符全花同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近几年厂子效益不好，夫妇两个双双成了下岗工人，就靠那几个下岗工资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可还怎么供儿子去念书呢？无奈，他们只得“老来学皮匠”，拼了老命，撕去了老脸，在闹市区摆了个小吃摊，赚那么几个钱，也好把小日子过得稍微像一点样。他们每天都得披着星星去，踏着月色回，这不，现在铁将军把门，那一定还在他们的摊头上吆喝着，不到十点八点甭想“夫妻双双把家还”！

此刻，大家都在望眼欲穿地渴盼着权大个早早回来，也好从他那宝贝儿子口中得到一点可以让人感到惊喜的消息。可是，世界上再没有比等人更让人心焦的了，有人便提议到闹市区去找权大个。然而，马上就有人反对：“人海茫茫的，他那流动摊子，到哪儿找去？”

于是，101室的嘉佳家便成了大伙儿的临时集合点。嘉佳的父亲嘉许我连忙端出一张张凳子，招呼大家坐下，嘉许我的妻子支友衡则拿出茶叶筒，为大家泡出了一杯又一杯的茶来！

嘉许我家的茶是储放在冰箱里的，一泡就溢出了股股浓浓的清香，然而此时，大家喝在口中，总觉得苦苦叽叽的。屋顶上的那盏日光灯“昂昂昂”地响着，也直烦人的心。只得耐着性子，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表面上他们谁都不吱声，但，那心里却全都好像塞了团乱糟糟的麻绳，横竖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要不是大家的孩子全都失踪了，他们怎么会像现在这样齐崭崭地坐到一块来呢？

因为,他们又有谁会忘得了那七八月间在他们之中爆发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呢?



内外大战

今年的六月底,35幢大楼的八个孩子参加完全市统一的毕业考试之后,本该舒一口气,大家可以在一起轻轻松松、痛痛快快地大玩一场的时候,他们的家长们却突然像发起了神经病一样,一家一家地吼斥起自己的孩子来:“不许你再和他们搅和在一起!现在是什么时候?非常时期啊!人家恨不得要砍我们一刀呢,你还那么傻乎乎地要往人家那里去凑!”

大胖子杜度可不管这一套,他一向喜欢有那么一点大丈夫气概和英雄风度,他不顾父母的阻挠,越是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是要去寻易一、寿授他们玩!这一下,可惹怒了妈妈马红了,她一把拽住了正往门外走的杜度的后衣领:“回来!回来!你不听大人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杜度不服妈妈的教训,脱口便丢出一句:“都是同班要好同学,又是一幢楼里的老朋友,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玩?难道他们都成了我的敌人啦?”

马红便砰地一声将大门撞上,扯开嗓门吼道:“谁说不是敌人?比敌人还凶狠呢!你懂什么?现在正是升初中的关键时刻,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往重点中学送!你爸爸这几天汗流浹背,东奔西走,还不都是为了能让你进重点中学吗?要是你跟他们在一起说

漏了嘴，走露了风声，他们削尖了脑袋也往里钻，你这重点中学不就泡汤了吗？”

杜度还嘴道：“就是泡汤，我们朋友之间也不能伤了和气！你们这些大人，平时总教育我们要关心他人，先人后己，要大公无私，多讲奉献，可一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些大道理立即就全长翅膀飞了！自私，无情，不择手段，你争我斗，便全都来了……”

不等杜度再说下去，马红便啪地一个巴掌扇了过去：“轮到你来教训我了！做大人的吃辛吃苦全为了你，你反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你还有一点良心吗？我用饭把你喂成了个人，你倒反过来目中无人，我今天非让你认识认识我，到底我是你的娘还是你是我的娘！”

杜度手摸着火辣辣的脸颊，还是倔强地顶了一句：“是娘，也不兴随便打人！小心我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去告你！”

马红瞪大了眼睛，仿佛认不出这眼前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了，愣怔了好久，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怎么，你还要告我？好好好，好吧，你这就告我去吧，我就不信娘打儿子几下还真的犯法！除非，你今后不再进我这个家门，不再吃我的饭！”

杜度居然不甘示弱：“我受法律保护，你有义务抚养我！不让我吃饭，那也是犯法的！”

马红想不到儿子还会扳住法律来跟她说理，一时语塞，只得暗暗自叹：“现在的孩子，不好对付呢，唉！”

正叹气时，杜度的爸爸杜造时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家门，一屁股便瘫在了沙发椅上：“唉，完了！完了！全完了！”

马红撇开了儿子，连忙跑到丈夫身旁，急切地问：“什么完了？怎么完了？说呀说呀，你说呀！”见丈夫不答话，便转过身去，又把

还在流着泪的儿子推进了他自己的小房间：“去去去，烦煞人的小讨债！”把杜度撵进了房间，啪地就顺手将他的房门也带上了。

杜度知道，爸爸妈妈一定是为了他的升学问题，在四处疏通关系，但爸爸今天到底是碰上了什么事情，他却闹不清楚。于是，他抹着眼泪，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偷偷地听他们的对话。

“老婆婆，大事不好罗！”杜造时从沙发椅上一弹起来，拔出一支烟来想抽，把那后半句话便吞进了肚子里。

马红见男人要抽烟，张了张口，却又把话咽住。这个家里，马红曾给男人下过指令，住室内不准抽烟，可是，现在马红急需知道男人“大事不好”的内容，便破例耐了耐性子，催促道：“老烟鬼，快说你的大事吧！”

杜造时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才发狠地说：“本来，我花了钱，想把杜度弄到省重点中学——运河市第一中学的试改班去的，但无奈我们楼的易一和舒抒两个孩子都有很硬的关系插了进去，加上他们的成绩又超过我们的杜度，这一着棋就算彻底输了。不过，他们两家之间可也有好戏看了，进市一中就只有一个名额，看着吧，他们两家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

马红叹着：“只怪我们这个宝贝儿子不争气，成绩老赶不上人家。要是成绩好一点，我拼了这条性命，就是打个头破血流，我也要把他弄进市一中去！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市一中进不去，总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三流四流的学校吧？你这个当爸爸的，总要想想办法进二中吧！”

杜造时说：“吃的灯草，说得轻巧！市二中就那么容易进么？市二中的竞争对手也不少呀！我们这幢楼的南楠、嘉佳、寿授家也都在全面出击，各个突破呢！看来，不花个万数八千，怕进不了这